

凱旋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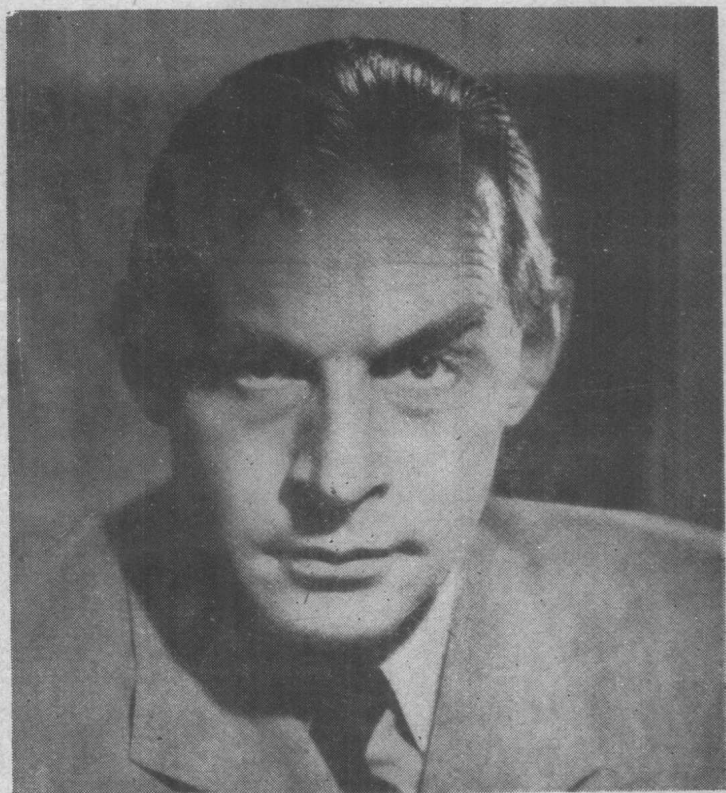
譯文叢書

雷馬克全集

朱雯譯

凱
旋
門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



像 克 馬 雷

一個女人忽然轉向雷維克走來。她走的很快，可是脚步却蹣跚得古怪。直待她走近身邊的時候，雷維克纔發覺了她。祇見她臉色灰白，顴骨高聳，眼睛睜得很大。滿臉嚴肅，彷彿是一張面具；又彷彿凹陷下去似的，而一雙眼睛，在街燈的照射之下，顯出呆滯空寂的神情，頗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女人緊擦他的身邊走過，幾乎碰撞着他。他便伸出手去抓住她的胳膊；她顛躓了一下，要是他不去扶掖，準會搖倒下來。

他緊緊地抓住她的胳膊。隔了半晌，他纔這樣問道：「你往哪兒去啊？」

女人向他凝視。「讓我走！」她低聲地說。

雷維克沒有回答。他還是緊緊地抓住她的胳膊。

「讓我走！」那女人說，彷彿沒有掀動她的嘴唇。

在雷維克看來，她簡直並沒有瞧着他。祇是透過了他在瞧着茫茫的黑夜。他祇是一種攔阻了她的什麼東西，她就對着這東西說話。「讓我走！」

雷維克立刻看出她不是一個賣淫的娼婦。也並沒有酒醉。這時候，他把她的胳膊，抓得鬆了點兒。她很容易掙脫，可是她並沒有掙脫。雷維克等了一下。「在這個時候的巴黎，在這樣的黑夜，你一個人到底想往哪兒去啊？」他又沉靜地這樣問她，却把那抓住的胳膊鬆了下來。

那女人還是不說一句話。可是她並不前進。彷彿一停下來，便再也不能動彈似的。

雷維克斜倚在石橋的欄杆上。他的手，觸摸着冷濕而多孔的石塊。「也許去那兒下邊吧？」他回過頭來，俯視那閃耀在灰暗而漸逝的微芒中，不息地流向阿爾瑪橋的黝影去的賽納河。

那女人並沒有回答。

「太早了，」雷維克說。「太早了，十一月的天氣，也真太冷了。」

他掏出一包紙烟，又在衣袋裏摸索着火柴。一看小紙盒裏，火柴祇剩了兩根，於是他小

心翼翼地俯下了頭，用手遮着火焰，不給河上飄來的微風吹滅。

「請你也給我一枝。」那女人用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。

雷維克抬起頭來，把紙烟包遞到她面前。「阿爾及利亞的，外國軍團的黑烟草。也許你覺得太強烈吧。別的紙烟我這兒可沒有。」

那女人搖了搖頭，取了一枝。雷維克把燃旺着的火柴遞給她。她吸得很急，吸得很深。雷維克把火柴桿往欄杆外扔了。彷彿一顆隕星，在黑暗中掠過，直到掉落在水裏，光芒纔泯滅。

一輛出差汽車，迂緩地打橋上馳過。司機把汽車停了。他望了一下，等了半晌，這纔踏着風門，沿着濕潤閃爍的喬治五世路馳去。

雷維克突然覺得疲累起來。他工作了一天，到這時候却還睡不着覺。因此，他又走出來喝酒。而現在，在這陰冷的深夜，疲勞又像羅網一樣緊罩着他。

他望着那個女人。爲什麼他要攔阻了她呢？她總彷彿有點兒不對勁，那是很顯然的。然而，這又與他什麼相干呢？像這樣彷彿有點兒不對勁的女人，他也見識得很多，尤其在深夜，尤其在巴黎，而現在，他似乎可以無動於中，他所需要的，祇是幾小時的酣睡。

「回家去吧。」他說道。「這麼深夜，你還在街上作什麼啊？那祇會找點兒麻煩的。」

他把衣領翻了起來，準備走路。女人却儘是望他，好像不懂他的話語似的。「家」她這麼重複地說着。

雷維克聳聳他的肩膀。「家，回到你的公寓，回到你的旅館，不論你愛叫它作什麼，你總得回去哪。你總不願意給警察抓去的吧？」

「回到旅館裏去！我的天哪！」那女人說。

雷維克停了步。又是一個不知所往的人啦，他想。他彷彿預先知道似的。總是那樣的人。晚上，她們不知道往哪兒去，可是第二天早晨，還不待你醒來，她們却早就走掉了。那時候，她們倒知道往哪兒去啦。這種下賤的勾當，就跟着黑夜來往的。他把烟蒂扔掉了。他自個兒彷彿不明白這種情形，然而又彷彿明白得很透澈似的！

「來，讓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喝點兒東西。」他說。

這是最簡單的解決。他不妨惠了賬就走，她總可以決定行止了。

那女人顯出遲疑的樣子，踟躕起來。雷維克握住她的手臂。「疲倦嗎？」他這樣問。

「我不知道。我想是有點兒的。」

「太疲倦了，反而睡不着覺嗎？」

她點點頭。

「那是會的，來，讓我來替你安排吧。」

他們走到馬索路上。雷維克讓那個女人扶靠着他。她不像是疲倦而扶靠着他的樣子——却像是快要摔倒下來，不能不撐住他似的。

他們穿過了塞爾維亞比爾一世路。在薩郁路的岔道背後，橫着一條街，遠遠地望得見凱旋門的黑影，浮現在微雨的天際。

雷維克指着一家地窖酒店的窄門。「在這兒——我們倒還可以吃得到東西咧。」

這是一家司機們常去的小酒店。這時候，正有幾個司機和兩個賣淫女人在裏邊坐着。司機在玩紙牌。兩個女人在喝着艾酒。她們在倏然一瞥之下，便注意到了新來的女客。隨後又毫不在意地回過頭去了。那個年老一點的，大聲地打着呵欠；另外一個女人，却板着一張愁思悵鬱的臉。背後一個雜役，掛着一副疲乏的耗子似的臉，洒着鋸木屑，又在地板上擦着。雷維克和那個女人，在靠近門口的一張桌子邊坐下。這兒比較方便；他可以溜走得快些。他連上衣也沒有脫。「你想喝點兒什麼？」他問。

「我不知道。隨便什麼東西。」

「兩杯蘋果白蘭地酒。」他招呼那個穿着襯衫捲着衣袖的侍者。「還來一包吉士牌香烟。」

「沒有那種烟了。」那侍者說。「祇有法國貨的。」

「那麼就拿一盒勞倫斯綠包的來。」

「也沒有。祇有藍包的。」

雷維克瞧着那個侍者的手臂，那上面刺着一個裸女在雲端走着。那侍者，隨着他的視線，把拳頭捏緊了，讓肌肉都綻了起來。於是雲端裏的裸女，便淫蕩地扭動她的肚腹。

「好的，就是藍包的。」雷維克說。

侍者微笑着。「也許我們還留得有一盒綠包的。」便腳擦着地走了。

雷維克目送着他。「他腳上穿着紅拖鞋。」他說。「臂上刺着一個印度舞女！看來他一定在土耳其海軍裏服務過的。」

那女人把雙手靠在桌子上。她的動作很沉重，彷彿一輩子不想再把雙手抬起來似的。她雙手看來像給保養過，可是那也沒有什麼意思，並不見保養得怎麼好。雷維克看出她右

手的中指，指甲都裂開了；而那個裂痕，顯然並沒有銼光。有些地方，連指甲油也已經剝落啦。侍者送來兩杯酒和一包紙烟。

「勞倫斯綠包的，居然給找出了一包。」

「我想你會找得到的。你在海軍裏服務過嗎？」

「不。在馬戲班。」

「也好。」雷維克將一杯酒遞給那個女人。「這兒，你喝。這麼深夜，這是最好的東西了。你想喝點兒咖啡嗎？」

「不。」

「那麼就把這杯酒立刻喝乾了吧。」

女人點點頭，把酒喝乾了。雷維克瞧着她。一張蒼白的臉，簡直沒有表情。嘴巴飽滿，可是血色全無，因此輪廓也顯得模糊了。祇是頭髮却長的很美——一種光亮自然的金髮。在她雨衣裏面，穿着一襲藍衫。這襲衣服，顯然縫製得很好，祇是她手上的綠寶石戒指，寶石太大，看來反不像是真的了。

「你還想喝一杯嗎？」雷維克問。

她點點頭。

他便招呼侍者：『再來兩杯。大一點的杯子。』

『大一點的杯子？酒也多一點嗎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那麼就是兩杯雙份的了。』

『你猜的對。』

雷維克決定趕快喝完就走。他很煩躁，又很疲憊。像這種情形，他素來是頗有耐性的；四十多年，他過的就是多事的生活。他對於這類事端，委實是太熟悉了。他在巴黎住過好些年，晚上往往睡不着覺——於是就見識得很多了。

侍者把酒送來。雷維克拿了一杯香味沁人的蘋果白蘭地，小心翼翼地遞到女人面前。『也喝了這一杯吧。沒有什麼作用，祇是會讓你緩和一點。不論怎樣——不要看的太嚴重。天下不會有什麼太嚴重的事的。』

那女人儘對着他瞧，却並沒有喝酒。

『那是真的，』雷維克說。『尤其在深夜。深夜把一切事情都放大過實了。』

那女人還是凝視着他。「你不必安慰我的，」她說。

「那就好啦。」

雷維克環顧四周，找那侍者。他覺得夠了。他已經知道這類典型了。也許是俄國人吧，他想。她們在什麼地方一坐下來，還在喝着酒的時候，便見得倨傲起來了。

「你是俄國人嗎？」他問。

「不是。」

雷維克付了賬，預備起身道別。而那個女人，却也立刻站了起來。她動作很沉靜，很自然。雷維克遲疑地望着她。也好，他那時候想，到了外面也是一樣可以脫身的。

天在下雨。雷維克在外面站定了。「你往哪一邊走呢？」他決定跟她走相反的方向。

「我不知道。隨便哪兒。」

「可是——你住在哪兒呢？」

那女人倏然轉過頭來。「我不能到那兒去的！不能！我不能不到那兒去！」

突然她眼睛裏充溢着恐懼。她一定吵過了架，雷維克想，一定鬧了一場，纔這麼出走的。

明天中午，她一定會回心轉意，重返家中。

「你有什麼人，可以到她那兒去的嗎？你有什麼熟人嗎？你不妨到小酒店裏打個電話出去找啊。」

「不沒有一個。」

「可是你總得上一個地方去。你沒有錢去找地方住嗎？」

「那我有。」

「那就到旅館裏去。小街上多的是旅館。」

女人不則聲。

「你總得上一個地方去，」雷維克很不耐煩地說。「你不能老在街上淋雨哪。」

女人把雨衣拉緊了。「你是對的，」她彷彿突然下了決心似地，這樣說道。「你確是對的。謝謝你。那你可以不必費心了。我會去找一個宿夜的地方。謝謝你。」她用一隻手把外衣的領子也拉緊。「謝謝你的關心。」她顯出一種愁苦的神情，望着雷維克，強作微笑。然後她毫不猶豫地直往迷濛的細雨中走去，踏着無聲的步履。

雷維克木然地佇立了一會。「真是見鬼！」他喃喃地囁囁着，顯出惶惑而踟躕的神情。他簡直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，那種絕望的微笑，那種神情，這樣空寂的街頭，這樣深夜——

他祇知道，他決不能讓這個女人在細雨中獨行，這個女人，他突然覺得像是一個迷路的孩
子。

他跟踪着她。『跟我一起去吧，』他粗暴地說。『我們可以找一個地方。』

他們一起走到了埃都瓦爾。前面一片廣場，浴在迷濛的灰黯中，荒漠無垠。這時候，迷霧愈來愈濃，簡直看不清從這廣場上通出去的街道。所能看見的，祇是一片荒漠的廣場，零落地散射着幾盞街燈的微光，豎立着幾塊點綴在濃霧中的墓碑，彷彿支撐着岑寂的天穹，遮蔽着無名英雄墓上的慘澹的光焰，而那座無名英雄墓，在這麼深晚，這麼岑寂中，看來像是人類的最後的墓穴。

他們一起穿過了廣場。雷維克走的很快。他是疲累得什麼都不想了。在他旁邊，聽到一個女人的低柔的脚步聲，在他背後沉靜地響着，她低着頭，雙手插在外衣的口袋裏，這是一個生命的小小的火燄——在這廣場的深晚岑寂中，他突然古怪地覺得，這一會兒她彷彿是屬於他的，雖然他一點也不知道她的底細。對於他，她是一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，跟任何地方邂逅的陌生人一樣——可是，說來也真古怪，就這一點，却比纏綿說話和悠長時間，更使她跟他接近了。

雷維克寄寓的小旅館，是在丹爾納廣場後面華格萊路旁邊的小街上。那是一所破敗的屋子，就祇有一樣東西是新的：門口上的招牌，寫着：國際旅館。

他揪着門鈴。『還有空着的房間嗎？』他問那個開門的侍役。

侍役睡眼惺忪地望着他。『管賬人不在，』半晌他纔囁囁着說。

『那我知道。我問你有沒有空着的房間。』

侍役毫無辦法似地聳聳他的肩膀。他看見雷維克帶着一個女人，却不明白他為什麼還要一個房間。根據他的經驗，這樣就失却了帶女人進來的作用。『老闆娘已經睡熟了。要我去喚醒她，她準會用火來燙我的，』他說，使用勁地亂抓他自己。

『好的。那就讓我們自個兒去看吧。』

雷維克給那侍役一點兒賞錢，便拿了自己的鑰匙，走上樓去，後面跟着那個女人。在他開啓自己房門之前，先把鄰室的房門察看了一下。門口沒有鞋子。●他便敲了兩下門。沒有人答應。又輕輕地旋了下手環。門是鎖着的。『這房間昨天還空着，』他喃喃地自語着。『我

● 門口沒有鞋子：按歐洲旅館中，旅客就寢時均將鞋子留置房外，俾侍役擦亮，故云——譯者

們再到那邊去試試。那老闖娘也許怕蝨子跑出去，所以把門都鎖着了。」

他開了自己的房門。「請坐一會兒。」他指着一張馬鬃的沙發。「我去一下就來。」

他打開那扇通往湫隘的鐵陽台去的大窗戶，爬過格子棚，走到昆連着的陽台上，想去開啓那扇關着的門。可是也給鎖着了。他祇好死心塌地的爬回來。「沒有辦法。我竟不能爲你在這兒找到一個房間了。」

那女人坐在沙發的籐角上。「我能在這裏坐一會兒嗎？」

雷維克仔細地端詳着她。她臉上滿蹙着疲憊的皺紋。彷彿再也站立不起了。「你在這裏好啦，」他說。

「祇是一會兒——」

「你就睡在這兒。那是最方便的辦法。」

那女人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話。她慢慢地，幾乎是機械地，移動她的頭。「你應該把我放在街上的。現在——我想我不能夠——」

「我倒不以爲然咧。你不妨留在這兒睡。那是最好的辦法。且到了明天再說吧。」

那女人望着他。「我不要——」

『天哪，』雷維克說。『你不會打擾我的。沒有去處而在這兒宿夜，這也並不是第一次。這原是一個難民的旅館。像這類的事情，幾乎是每天都有的。你不妨睡那張牀，我可以睡在沙發上。我是睡慣了沙發的。』

『不，不——我就就在這兒。祇要坐在沙發上，也就好啦。』

『好的，隨你的便。』

雷維克把上衣脫下，掛在一個鈎子上。然後從牀上拿了一條毛毯，一個枕墊，拖了一把椅子靠近沙發。又從浴室裏檢出一件浴衣，放在椅背上。『這兒，』他說，『我祇能這樣招待你。假如你需要，你可以穿上一套睡衣褲。在那邊抽屜裏放着有。我不再來麻煩你了。你現在不妨就洗澡去。我在這兒有事做。』

那女人搖搖她的頭。

雷維克站在她面前。『你先把外衣脫掉了，』他說。『那樣濕漉漉的。還有帽子，讓我來替你脫掉。』

她把外衣和帽子都交給他。他把枕墊放在沙發的犄角上。『你可以枕着。這兒放把椅子，你睡熟了可以不至於摔下來。』他又把椅子搬的更近沙發。『你把鞋子脫掉！當然也濕